

剑影秋歌
(下)



了凡大师



雪少蓮



独孤峰



曲无刀



清虛道長



宋欽憲



目 录

第三十八章	利剑仍锋利	(1)
第三十九章	仇恨	(15)
第四十章	拚命的小白	(34)
第四十一章	风中飞雁	(54)
第四十二章	斩手断脚	(66)
第四十三章	剑客不杀人	(72)
第四十四章	三种变故	(90)
第四十五章	小白的拳头	(102)
第四十六章	漫漫长夜	(112)
第四十七章	处处陷阱	(133)
第四十八章	浪子与淑女	(151)
第四十九章	少女雪少莲	(166)
第五十章	约战的陷阱	(175)
第五十一章	友情本无价	(188)
第五十二章	武林公敌	(202)
第五十三章	武林盟主	(223)
第五十四章	神秘的黑手	(238)
第五十五章	元凶	(252)

第三十八章 利剑仍锋利

“好萧杀的秋天，又过了十年。”

“你在想什么？”

“那遥远的中原。”

“你是不是又在想你的朋友？”

“是。”

“你是不是又要离开我？”

“是。”

“为什么？”

“天狗横空，天星晦，地靄升，地狱之门洞开，幽灵复出。”

“你能不能等你的孩子降生后再走？”

“不能。”

“为什么？”

“因为已有很多人死于邪恶的利剑之下。”

“可你还有许多朋友，他们一定会去管这件事的。”

“我已没有了朋友。”

“冷如冰、楚南、长孙宇呢？”

“他们已在十年前不知所终。”

“你一直没告诉过我。”

“往事太悲哀，我不想提起。”

“你想忘掉那种铭心刻骨的友情？”

“是。”

“可是你忘不掉？”

“永远忘不掉。夕阳如血，秋风如瑟，淮水之上和京师指王靳四的一战，太惨烈太悲壮。”

“靳四死了？”

“是。”

“冷如冰、楚南、长孙宇也死了？”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被靳四一掌击晕栽入淮水醒来后已发现被淮水冲出十里，急爬上岸赶到斗场，只见靳四和他的百余名黑衣捕快已横卧血泊之中，冷如冰、楚南、长孙宇也已不见。”

“你有没有找过他们？”

“天涯海角边荒大野，从秋天到秋天，从春天到春天，从冬天到冬天。”

“你找了他们整整三年？”

“是。”

“你不要太伤感，他们绝不是容易被人害死的人，也许是他们遭到了某种极厉害的暗算受了重伤遁迹边荒僻地养伤去了。”

“也许。”

“倘若他们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出来管这件事的。”

“是。”

“你还是要走？”

“是。”

“我不明白你。”

“流星不灭，剑客也不灭，你永远不会明白我。”

“我也许不会明白你，因为我永远都是武林败类南宫燕的

女儿，可是我却明白一点。”

“哪一点？”

“我毕竟已是你的妻子，你不应该逃避做丈夫的责任。”

“你不让我走？”

“我能阻挡得了你么？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只希望你能活着回来，我希望你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是。”

“你……走……”

“我走。”

泪已尽。

路未尽。

天涯有浪子。

浪子不在边地已在中原。

人就在长空下。

人就在黄昏中。

人就在肃杀的秋风中。

中原的秋风好冷。

可他的心却是热的。

因为他已有家，他已有那即将就要出生的孩子。那是他生命的延续。无论这世界有多残酷和血腥，生命能够延续，就是种甜蜜和幸福。为了这种甜蜜和幸福能够永存，生命就算是血洒黄土，魂埋地狱，他也终生不悔。

这是他做人的原则之一。

他的孩子是男是女？他不知道。因为他已离开她，离开边地幽谷中那充满温情平和甜蜜和爱心的小木屋十天了。

他又成了漂泊天涯的无根浪子。

他又来到了这充满阴谋、死亡、险恶和血雨的中原武林世界，为了江湖正义。流星一出现，就要坠向天际。

人在江湖，就已身不由己。明知有许多事充满了危险，却还是要去做。明知有许多事就算是做了也绝没有什么结果，却仍然要去做。

这是昔日名震江湖的冷如冰、楚南、长孙宇做人的标准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又一标准原则。因为他毕竟也是那种真正的剑客。

近百年武林史中，能够称得上真正剑客的人只有四个：冷如冰、楚南、长孙宇、风中雁。

而他就是这四名真正剑客中的一员。

——名动江湖的天下第一青年剑客风中雁。

一鸿冲霄，风中飞雁，仍然翱翔天地。

可是，冷如冰、楚南、长孙宇却也已失踪江湖，惟留孤雁在长空。

是失踪还是被人害死了？

风中雁不知道。他此刻只知道这件事。他绝对不能死，为了做丈夫的责任，为了做父亲的责任，他一定要活着回去。

可是，他能活着回去吗？从离开幽谷小木屋的那一刻起，他就明白他将要去的地方是多么危险，他将要对付的敌人是多么可怕。他们已经毁灭了暗中帮助侠义帮会义和神坛的中原弃剑山庄、长江沙船帮、江南神刀堂三大武林门派。能够有力量一举毁灭三大武林门派的敌人，绝不是用可怕二字就可以形容的。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去了。

所以他没有回头看天边的幽谷，他黑亮如流星的眼睛是

注视着原野尽头的一座小城。

黄昏凄迷。

秋风更凉。

暮色朦胧。

黄昏中的小城也朦胧。那是中原有名的白城。不是白城很有名，有名的是小城附近的一座山庄，白城也因之就有了名，是那种很有名气的名。

白城外有座小镇。

小镇也在朦胧的暮色中。

小镇边有家酒店。

夕阳在天。黄昏如血。

那飘摇的酒旗也如血。酒店还未关门。

风中雁看见那酒店，亮如流星的黑亮眼睛中就倏地迸出了异采。

因为他已嗅到了一股浓烈的酒香。竹叶青？至少窖藏了三十年的陈年竹叶青。

他知道那是谁为他准备的了。他孤独的心中于是就有了丝暖意。那种寂寞的感觉就似淡去了许多。

有朋友的人生总不会太寂寞。

朋友的情谊也总是令人感到温暖。他于是就笑了起来，大踏步走进了酒店。

店是老店，也是他所熟悉的。

酒店中也果然还有酒客，不是两个，而是三个。

风中雁盯住那满桌浓香的竹叶青和三名头戴黑色大斗篷的酒客，就倏地停住了脚步，眼中的兴奋顿时变为惊诧和意

外，脸上的笑也蓦地消失了。

那三个酒客，非但没喝酒，甚至一动不动，就如三尊雕像。

雕像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怎会不动？可是他们却没动，就仿佛死了一般。

面对面坐着的是两名灰衣人。灰衣乞丐。

打横而坐的是一名黑衣人。黑色如地狱。黑色如死亡。

昏暗的酒店中于是就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那种死亡般的气息正是从黑衣人身上迸出的。

风中雁嗅着那气息的时候手就倏地抓住了斜插在腰间的那枝没有剑鞘的黑色裸剑的剑柄。

“风中雁，你没想到会是这样？”

一声充满杀机和仇恨的声音倏地响起，然后两名戴着斗篷的人就嗵的一声仰面倒地。

倒地的是两名五十来岁的灰衣乞丐。

他们的胸口上都各有一个剑洞。

血液早已凝固，显然他们已死了多时。

他们赫然竟是侠义帮会丐帮长老卓梅超和丘海峰。卓梅超和丘海峰的武功虽不能列入江湖绝顶高手之列，可等闲的武林人是绝对杀不了他们的。更何况他们是被人一剑毙命。能够一剑就杀死他们的人江湖中绝对不多，也绝不会超过十三名。

是谁杀了他们？

黑衣人没有倒下，那充满仇恨和杀机的声音就是从他嘴里传出的，因为戴着斗篷，又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脸。

风中雁一看见早已死去的卓梅超和丘海峰，在那一刹那

什么都明白了。手中剑更紧，眼中也陡地迸出了凌厉。
那种比刀锋还尖锐的目光就射向了黑衣人：“是你杀
他们？”

“是。”黑衣人仍然没有抬头，也没摘头上的斗篷。他回答得异常坦然。

“你为什么杀他们？”风中雁很愤怒。

“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

“这就是你杀他们的理由？”

“是。”

“你是地狱门的人？”

“不是。”

“你是谁？”

“你难道真的忘了我的声音？”

“我已十年不在江湖中走动，很多事都已忘却。”

“可是有件事你一定会想起来。”

“什么事？”

“十年前白云泽边你曾击败过一名剑手，那名剑手败走之
时曾发下誓言，要报那一剑之仇。”

“你是密云黑衣人？”

“你果然没有忘却。”那黑衣人霍地长身而起，蓦然掀掉头
上斗篷，露出一张仇恨的脸。他的身上也随之而迸出股漫入肌
肤的残酷杀气。

风中雁盯住那张充满仇恨的脸，瞳孔忽然紧缩，胃也似在
紧缩。

他于是就想呕吐。

因为他已感觉到了那种足能撕裂天地的杀气。那种浸入

肌肤的杀气只要遇上一次，就会令人终生难忘。可那杀比十年前强了一倍。

密云黑衣人身上的杀气一进出，刀锋般的目光就逼视着风中雁，冷笑道：“淮水一战之后，我还以为冷如冰、楚南、长孙宇和你都死了，想不到你却居然还活着，想不到我密云黑衣人也还能有报那一剑之仇的机会。”

风中雁也冷笑道：“你十年前就是我手下败将，你真的相信十年后就能胜得了我么？”

密云黑衣人忽然大笑：“风中雁，老黄历从来是翻不得的。我经过十年苦练，不但剑术精进一倍，更成了江湖中的第一号杀手，连长江沙船帮帮主、弃剑山庄庄主、江南神刀堂堂主三个江湖顶尖高手联手我也只用了三剑就将他们送进了地狱。”

风中雁脸上毫无表情：“原来他们都是你下的毒手？”

“是。”

“血洗他们满门也是你干的？”

“不是，是地狱门。”

“据我所知，沙船帮帮主、弃剑山庄庄主、江南神刀堂堂主好象和你并无仇恨？”

“并无仇恨。”

“你已是地狱门的人？”

“不是。”

“那你为什么杀他们？”

“做杀手的，只要有人出钱，叫杀谁就杀谁。”

“是朝廷扶植的江湖恶势力地狱门雇佣你的？”

“是。”

“你又为什么杀卓梅超、丘海峰？难道他们也是地狱门要

必定帮助过反抗朝廷的江湖组织义和神坛的人，都是
敌人，都是地狱门要杀的人。”

风中雁眼中的愤怒之色更浓：“密云黑衣人，你这次恐怕
是真的错了。”

密云黑衣人道：“错的恐怕是你，江湖中的人都以为你们
几个好管闲事的浪子也已死掉了，谁也想不到你居然会隐居
在边地。你若是不再关心中原武林，也不再和丐帮互通消息，
谁也不会找到你，你也一定会活九十岁又十年的。”

风中雁听到这里，就仿佛明白了什么，叹息道：“我明白
了。”

密云黑衣人道：“你明白了什么？”

风中雁叹息道：“你在杀了弃剑山庄庄主、江南神刀堂堂
主、长江沙船帮帮主后，就去杀曾帮助过义和神坛的丐帮长老
卓梅超和丘海峰。你却发现卓梅超和丘海峰也已不见，于是循
迹追到了边地，于是就发现了我没死的秘密，你却不敢在边地
动手，怕被我们三人联手杀了你，你又偷听了我和卓梅超、丘
海峰的谈话，知道我们在中原的会合之地后，你就尾随提前离开
边地的卓梅超和丘海峰，在我们会合的这座酒店中先杀了
卓梅超和丘海峰，然后剩下我一个人，当然就好杀多了。”

“你果然还和十年前一样聪明，可惜聪明的人一般都死
得早。”

风中雁却仿佛并没有听密云黑衣人说话，他仿佛似在倾
听暮风中的什么。

风中雁忽然叹息道：“你是不是还约了帮手？”

密云黑衣人大笑，笑得自信而狂妄：“我本就是独行杀手。